

行吟于舞台与观众之间——记闽南民间女剧作者林少鹏

杨惠玲 王依民

《福建艺术》2007 年第 2 期

—

近年来，戏曲走上了精品化、贵族化的道路，离百姓越来越远，一批专家学者忧心如焚，呼吁戏曲回归民间。毫无疑问，戏曲回归民间，需要一大批百姓喜爱的作品铺路架桥。那么，百姓喜爱怎样的作品？如何才能写出百姓欢迎的作品？正当笔者为此疑惑之际，偶尔得知闽南地区活跃着一位演员出身的女剧作者，名叫林少鹏。她没有接受任何写作训练，文化水平也不高，但作品却非常叫座，在闽南地区广为流传，往往是一个剧本还没有写完，就已经被剧团预定。她有三部作品搬上舞台后由厦门卫视播出，其中《两国皇后》（又名《花缘情泪》）还出了影碟，漳州市芳苑芗剧团携她的《巧断母子河》（又名《江边魂》）参加福建省第八届民间剧团调演，获得了金奖[1]。一个民间剧作者受到百姓欢迎的奥秘何在？她的创作生涯对戏曲的回归民间之路有没有积极的借鉴意义？带着这些疑问，笔者奔赴泉州拜访了她，对她的创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林少鹏出身于福建龙海一个艺术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，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她父亲就创办了一个芗剧团，她一有空就往剧团跑，和演员们在一起，渐渐迷上了芗剧。父亲希望她专心读书，她却放弃了中学学业，转而学习舞美和演戏，并在父亲的剧团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。

当时，闽南地区开展了以大力倡导定本戏为主旨的戏改运动，这次戏改从晋江展开，渐渐影响到漳州。从事定本戏创作的主要是漳厦泉市县各级文化馆（或群艺馆）和国有剧团的专业剧作者。他们编剧的方式主要有四种：一，整理旧戏；二，改写旧戏（包括扩写提纲戏）；三，移植于其他剧种，改调歌之；四，原创。其中，运用前两种方式撰写的剧本比较受欢迎，这是因为旧戏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，契合民俗文化，也能够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。推行定本戏在短时间内较为显著地提高了民间剧团的演艺水平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弊病也日益彰显，那就是导致了剧本荒。大量传统老戏失传，新剧目又不多，且大都不受观众欢迎，主要原因有两点：其一，在内容上，这些作品虽然紧跟主旋律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，但却往往忽视了民众的审美情趣和文

化习俗；其二，在形式上，这些剧作对舞台装置的要求比较高，大多只适合都市剧场。又由于国有剧团纷纷解散，民间剧团没有能力创作剧本，剧本荒越来越严重。各民间剧团能演剧目大多只有演二十个左右，且多有重复。百姓看来，都是那几出戏，自然提不起兴趣，造成观众大量流失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年仅十五六岁的林少鹏开始编写剧本。

林少鹏的写作生涯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，主要是改编、扩写提纲戏。刚开始，她只是觉得很好玩，没有想到舞台效果还不错，便大受鼓舞，信心大增。经她改编的提纲戏大约有五、六部，观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《包公斩庞雄》和《程婴救孤》，其中，《包公斩庞雄》搬上舞台后由厦门卫视播出过[2]。这段经历对林少鹏的写作非常重要，不仅激发了她的兴趣和信心，积累了编戏的经验，还让非常熟悉舞台的她更加清楚提纲戏的优长，并将这些优长融入了后一阶段的创作之中。

第二阶段，从2000年到现在，经验日益丰富、兴趣不断增长的林少鹏不再满足于改编提纲戏，开始编写原创作品。她的第一个原创作品是《两国皇后》，该剧本由漳州著名的笋仔班首演，担任导演的是苏宗文先生。这次演出反响非常热烈，由此，她在闽南剧界声誉鹊起。迄今为止，她原创的作品共有八、九部，除了上文提到的《两国皇后》和《巧断母子河》，还有《恁忠审母》、《龙子转世》（又名《皇帝出家》）、《梦中案》、《假戏真做》和《驸马投番》等作品也颇为观众喜爱。林少鹏亲口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，龙海有个剧团曾请她去导《巧断母子河》，演出前，她和爱人都去了。那天，观众特别踊跃，剧场挤满了人，不少人连看边流泪。剧团老板很高兴，打算散场后请他们吃饭。因为不愿意别人破费，演出快结束时，他们想悄悄离开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们接连叫了两部“摩的”都被拒绝了，摩托车手都在聚精会神地看戏。她一着急，就报出了比平时高出近七倍的价：“给你们二十元，载不载？”谁知，摩托车手根本不为所动：“你们还是去叫别人吧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戏，得把它看完。”结果，他们没能如愿离开。这个故事虽小，却生动地反映了她的作品在民间大受欢迎的程度。

探究林少鹏成功的经验，不外乎三点：

其一，她了解、尊重百姓的欣赏心理和文化习俗，又谙熟舞台，注重演出效果。

百姓看戏主要是为了娱乐、消遣。日常生活琐屑、平淡，缺少变化，人们感到单调、乏味，但又无力改变，本我所依从的“快乐原则”长期被压抑，得不到满足。如果人们的渴望在虚拟的世界里可以得到间接的实现，心理压力就能释放出来，积累起来的消极情感也得以发泄，产生如释重负的愉悦。因此，观众普遍存在着尚奇好异的审美心理，喜欢新鲜、离奇、曲折的故事。林少鹏熟悉观众的心理，平时看到、听到比较稀奇、新鲜的故事，都会记录下来。她很少看电视，也不读别人的作品，担心自己会不由自主地模仿，缺少新意。充足的心理准备和素材积累促使她有意识地追求故事情节的传奇性，她的作品故事情节新鲜、曲折、离奇，舞台冲突尖锐激烈，引人入胜，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。最能体现她创作风格的是《两国皇后》、《梦中缘》和《巧断母子河》等作品。《两国皇后》敷演狼牙斯坦国王司马金郎沉迷酒色，不理朝政，紫加尔国王鲁飞皇乘机率兵攻打，镇守边关的赵坤父子双双殉国。狼牙斯坦国护国侯沈文鸿向国玉献计，让王妃、赵坤的女儿赵玉兰冒御妹之名和亲。玉兰被迫远嫁，新婚当晚刺杀鲁飞皇，未果。鲁飞皇爱上玉兰，得知其身份后亲自送她回国。当时，她正怀着司马金郎的骨血。不料，司马金郎害怕紫加尔国寻衅，又怀疑她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不肯收留。伤心之余，玉兰只好随鲁飞皇回到紫加尔。她终于明白并接受了鲁飞皇的深情厚意，从此和他相濡以沫。不久，她产下一子，其子被送回狼牙斯坦国，取名司马双龙。不久，司马金郎去世，临死前托孤护国侯。玉兰和鲁飞皇也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鲁丹凤。十六年后，鲁丹凤到狼牙斯坦国催收贡品，双龙不听护国侯劝告从中作梗，鲁丹凤一气之下，送来女裙羞辱双龙。不想，双龙居然穿上女裙向丹凤示威，丹凤被气哭了。双龙赠送金牌做为见面礼物，丹凤误解为定情之物，两人相爱。玉兰得知，心急如焚，赶忙和鲁飞皇一同回国。经过一番曲折，玉兰和飞龙母子相认，两国修好，双龙也认鲁飞皇为父亲。这部作品以赵玉兰为中心，着力表现两代人的命运遭际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一波三折，出人意料，扣人心弦。与《两国皇后》相比，《梦中案》的传奇色彩更加浓烈。王剑春、王文杰两兄弟上京赶考，途经武平县时与吴大娘相遇，认识了大娘的女儿李凤仙。文杰爱上凤仙，两人相会时，凤仙母亲发现，拿刀追赶，却不小心跌倒，被刀刺中，意外身亡。两人被误认因奸杀母，送官究办。公堂上，县令霸雄用刑过度，文杰被活活打死。剑春为文杰鸣冤，施展武艺，大闹公堂，霸雄夹持凤仙，逼剑春就

范。为保护凤仙，剑春放下武器，却遭县令诬陷，关进大狱。凤仙被县令强奸，寻机放走剑春，又被县令当众侮辱。她承受不了接二连三的打击，疯了。包公从陈州放粮回来，经过武平，向县令借宿。晚上，凤仙出现，指引包公到公堂。包公在公堂做梦，梦见文杰当日冤死的过程。梦醒后，包公决定留下来查明真相。霸雄陪同包公在外散步，凤仙突然出现，指出霸雄的罪行。当晚，霸雄令人烧死凤仙，不料凤仙早已不在屋内。剑春逃走後考中文武状元，回到武平。包公设计唤醒凤仙的记忆，凤仙和剑春作证，文杰沉冤得雪，县令受到惩罚。剑春忘不了和凤仙在患难中结下的情义，但凤仙自认已成残花败柳，上吊自杀以求解脱，被救活。包公再施巧计，剑春和凤仙终于抛开顾虑，结为秦晋。这部戏主要凭借各种巧合、误会、梦幻和其他偶然因素结撰情节，能起到令人惊悚的效果。

可贵的是，林少鹏并不满足于设计耸动视听的故事，她非常清楚，情感是作品生命力的源泉，一部戏如果仅有新鲜、离奇的故事，还不能充分发挥其娱乐作用，必须融入深厚、真诚的情感，才能够吸引、感染、打动观众。因此，她的戏都是将亲情和爱情融入传奇性的故事情节，最典型的例子是《两国皇后》和《巧断母子河》。《两国皇后》既表现男女之间缠绵、真挚、执着、深沉的男女之爱，也展示了绵长、无私的母子、母女、父女之情，爱情和亲情交集纠结在一起，产生了感人至深的表达效果。《巧断母子河》则以母子亲情为主线，男女爱情为辅线，歌颂了母爱伟大的力量。

怎样才能创作中融入深厚、真诚的情感呢？林少鹏主要做到了以下三点：其一，以爱情和亲情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而巨大的动力，《两国皇后》中，赵玉兰忍辱负重，远嫁敌国，是出于对丈夫、父亲和兄弟的爱，因此，她积聚了超人的勇气，以一介弱质女流去刺杀神勇威猛的国王。因为对玉兰无私、大度的爱，孟飞皇亲自送她回国，让她和爱人完聚。也正是因为他的爱，玉兰终于理解并接受了他。最后，玉兰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国，也是出于她对一双儿女的爱。《巧断母子河》中，相府千金王兰英因为和家童许清相爱，触犯家规，许清被乱鞭打死，他们的儿子玉云被赶出京城，自己则被逼改嫁施文程。六年后，兰英巧遇日夜思念的儿子，悲喜交加，但不敢相认。因为爱儿心切，她约儿子夜里相会。母子河边，兰英和儿子抱头痛哭。施文程突然寻妻至此，儿子又不肯离去，兰英惊慌失措，失手将儿子推入水中。玉云以为

母亲蓄意谋害自己，向包公鸣冤。包公体察兰英冤情，设巧计，让兰英在母子河边尽情倾诉内心悲苦之情，玉云明白母亲的爱子之心。兰英冤情得雪，母子团圆。不仅仅是这两部代表作，林少鹏的其他作品也是如此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总是人物对真情的热烈向往和追求。其二，赋予爱情和亲情解决各种矛盾冲突的伟大力量，如，《两国皇后》中，玉兰接受了孟飞皇的爱情，从此两国不再交战，但对立关系仍然存在。最后，玉兰和双龙母子相见，双龙和丹凤兄妹相认，双龙认孟飞皇为父，从此一家团圆，两国交好，国家和谐稳定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很显然，剧中矛盾冲突的解决靠的不是政策、计谋或道理等外在的力量，而是人物内在的情感。《巧断母子河》也是如此，王兰英冤情得以昭雪，表面上是包公施以巧计的结果，但实际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兰英的母爱。正是她伟大的母爱昭示了自己的清白，最终得到儿子的理解。其三，多情、痴情，情真、情深是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林少鹏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有情有义之人，女性如赵玉兰、李凤仙、王兰英、端木妙玲等，男性如鲁飞皇、施文程、文庆、王剑春等，即使像司马金郎这种软弱、昏庸之辈，端木晨隆此等凶残、蛮横之徒，也不乏真情实意。尽管他们的出身、地位和性格各不相同，但对待爱情和亲情大都非常真诚、执着。为了刻画出情深意重的人物形象，她深入每一个脚色，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写戏时，她力争深入每一个脚色的内心，有意识地把自己当成笔下的人物，感受、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。剧中的人物悲痛时，她会流下眼泪；他们愤怒时，她会气得跺脚。记得她写《梦中案》时，有一个情节写包公赈灾回来经过武平县，深夜时分，包公正在房间，突然窗子被推开了，窗外站着一个披头散发、形同鬼魅的女人，她是被县令逼疯的李凤仙，一桩冤案中的当事人和证人，她来以特殊的方式向包公诉冤。包公快步走到窗前，外面却什么都没有。这时，凤仙已经走过来推开了房门。写到这里，她停下来了，她想，此时，包公会害怕吗？他虽然被百姓神化了，但毕竟还是一个凡人，按常理应该害怕的。她没有恐怖的经历，想象不出当时包公的心理状况，就停下来了。当时，他们在龙海的一个村子演出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这个村子闹瘟疫，死过不少人。那天晚上，她决定一个人睡在戏台。当时，刚刚刮过台风，没有电。整个戏台黑黢黢的，悄无人声，只听得到风声和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到了晚上十一点，她开始害怕了，赶紧跑到剧团的宿舍，去找她姐姐。在姐姐的陪伴下，她在戏台过了一夜，想象鬼怪出现的场

景，汗毛直竖，充分体验了恐怖的感觉。回来后，她就继续写《梦中案》，很快就完成了。这部戏的演出效果也不错，观众很喜欢。由于林少鹏刻意以离奇的情节吸引人，以浓厚的感情打动人，因此，她的戏往往能够达到很好的舞台效果，这是她的戏大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此外，她非常了解，也尊重百姓的习俗。譬如，戏中不能写很多人死，如果写到太子，尤其不能让他死，而且还要写他过得很好。结尾也不能太悲伤，应寄托百姓朴素的道德观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剧中的人物经受各种波折、苦难之后一定苦尽甘来，尤其是好人一定要得到好报。

还应该指出的是，她并不是简单地迎合观众，比如，在科诨的穿插上，她有意识地按照剧情的需要去安排，从不脱离剧情随意为之。而且，她不喜欢用非常粗俗、骂人的字眼。有些戏用骂人的话，甚至是黄段子引人发笑，她很不满，觉得太下流，情感上很排斥。

林少鹏不仅深深懂得观众的欣赏心理，对舞台也是了如指掌。由于从小看戏、听戏，后来又学戏、演戏，脑子里装了不少戏，戏中的故事、身段、动作等等都非常熟悉，大量说白、唱词能够倒背如流，她写戏时就比较容易找到感觉。而且，她熟悉舞台调度和演出规律，注重舞台效果，知道脚色怎么上场亮相才能更加吸引观众，哪里要穿插科诨，哪场戏场面冷了一些，观众要不满意了，得赶紧调整，营造比较热闹的气氛。文戏和武戏必须搭配好，还得有几个场子让演员充分展示唱工，以便观众过足戏瘾。根据表情达意的具体需要选择曲调，等等。她常常是一边地创作，一边揣测戏台上应该怎么演，为剧中的脚色设计台步、身段、动作和表情。甚至，每写完一段戏，她都会知道观众的反应。从剧团的老板和演员反馈的情况来看，她的预料基本上是正确的。

很显然，她虽然没有学习戏剧理论，不了解编剧的原则、方法和技巧，但由于她尊重观众，懂得舞台，实际上已把各种方法和技巧融入了创作之中，并且运用得非常灵活、自如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，她的作品不仅适宜于在庙宇戏台、乡野草台演出，也同样能够在都市剧场上演，她的《两国皇后》和《巧断母子河》都在现代化的大剧场演出过，效果令人满意。

其二，真诚、朴实，以我手写我心，赋予作品强烈的民间性。

文字必须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，道理大家都懂，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一句话，但要真正做起来，却很困难。林少鹏一再强调，她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只是

真诚地面对自己，把自己想说的话痛痛快快、无所保留地写出来，因此，作品中的思想和感情都是出自她的内心。

她曾经讲述自己创作《两国皇后》的过程，她说她的创作冲动来自对西施的不满。对于西施，人们的评价一向比较高，认为她为国家和人民牺牲自己的爱情，非常伟大。可林少鹏提出了质疑：“夫差对西施那么好，那么爱她，她为什么不珍惜？为什么要那么死心眼，为了政治的利益致使两国再度交战，让百姓受苦？”这一质疑道出了她与男性、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。林少鹏认为，作为个体存在，对女性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家庭、丈夫和孩子，是真诚、执着的爱。面对爱，女人应该懂得珍惜，这叫做惜福。只有惜福，女人才可能得到幸福。如果她能够带着满腔的爱情和亲情经营自己的家，那她就是幸福的。很显然，林少鹏纯粹从女性的角度关照个体生命，看重情感、个人和家庭的幸福，而不是军国大事。因此，她非常想写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有西施的美貌和圣洁，也处于两国交战的冲突之中，身负国仇家恨。但敌国国王却爱上了她，爱得非常真诚、深沉、强烈。与西施不同的是，她懂得惜福，经过各种曲折之后挣脱家国观念的束缚，接受敌国国王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最后，母子团圆，两国修好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这个女人就成了《两国皇后》中的赵玉兰。林少鹏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所谓建功立业，荣华富贵，尽管令人企羡，却是难圆的梦，还不如把握现实中可以抓住的幸福。不仅仅是女性，广大百姓最关注的其实还是他们切身的利益，最期望的是物质丰饶、情感充实的美满生活。因此，对于生命个体来说，情感和幸福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林少鹏将种种真情融入传奇的情节，往往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。不仅如此，林少鹏对真情的讴歌和追求道出了百姓的心声，寄托了他们的热烈期盼，因而赋予了作品鲜明、浓厚的民间性。

林少鹏从小生活于农村，后来又扎根于民间剧团，非常朴实，脑子里的条条框框较少。她不矫揉造作，不无呻吟，不为了表达某种崇高而深奥的理念煞费苦心，因此，她的作品自然、单纯、清新、动人。这是一种风格，也是一种境界，只有生长于民间，对民间文化有认同感、归宿感的剧作者才能呈现这样的风格，达到这种境界。

从今年九月份开始，林少鹏离开舞台，专门从事创作，期待自己能在创作道路上有一个转变和飞跃。在最近创作的《驸马投番》一剧中，她在念白和唱

词上颇费了一番功夫，少用方言，语言也更加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地位，尽管通俗、大众化的特点没有变，但相对来说，文辞要显得雅致一些。以普通话取代方言是她的一次大胆的尝试，目的是跨越语言的障碍，越剧、黄梅戏等其他剧种也能演她的戏。她希望借助这些变化走出闽南，走向全国，为戏曲、也为自己赢得越来越多的观众。

这次采访使笔者获益良多，笔者认识到编写百姓喜爱的剧作并不需要丰厚的文学修养、高深的理论和思想，但剧作者必须达到以下三点要求：一，生长于民间，对世态、人情、民俗、和市井语言了如指掌，理解并认同百姓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；二，尊重并有意识地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期待；三，熟悉舞台，清楚演出体制，了解并尊重艺术规律。笔者相信具备这三大条件的人并不少见，因为从元代以来，由民间艺人成长为戏曲作家的就不乏其人，如，元代有张国宾、红字李二、花李郎，清代有昆曲艺人陈嘉言父女、京剧艺人卢胜奎，由清入民的有评剧之祖成兆才，现代有芗剧宗师邵江海，等等。这一批作家因为文字记载和留下了传世之作而进入我们的视野，肯定还有更多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为人知。总之，从舞台走上创作之路是民间戏曲的一个传统，我们必须保留这一传统，有意识地扶持并培养一大批剧作者，为他们营造宽松、良好的创作环境。只有做了这一点，戏曲回归民间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。

现在，更重要的问题是，怎样才能培养出一群扎根民间，真正为百姓写戏的剧作者。笔者将继续致力于这一课题的探讨，同时也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使越来越多关心戏曲命运的有识之士关注这一问题，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。

[1] 这届调演只设两个金奖。

[2] 播出时改名为《包公斩郡马》。